養一齋詩話

序

章厥生敘懷讀詩冊

古今作詩者類喜言窮顧言詩非徇本不可不知本嗣一口舌之巧盡之雖享盛名樹壇坫嶄新奇博孋才之豔震眩天下然自識者觀之詩之害而已矣何則辭之盛教將以美天下之風俗也末世視為口舌間物蓋不識哉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而深惡巧言之害仁蓋自宋以來之言詩者其有得於三百篇立言之義而不犯巧言之訶者罕矣嗚呼風俗之遠古與否言詩者亦與有責焉惜乎人之自卑自狹為文藝小巧用也山陽潘生

彥輔余典江南試首舉士也既又延之入署教余二子與之居二年其於古今文辭靡不通而尤沈深於詩今年夏出所著詩話就余是正余曰生之詩余未測其於古人何如若言詩則知本教而戒巧言殆能學詩矣生年逾四十始登賢書再試春官不遇無民物之責然此書所言於天下之風俗非無益也是即生之仁心及物者與生而終不遇則已生而遇也其用此學詩之心實被諸民物天下乃尋信生爲能學詩之人而無空言之譏也矣道光壬辰秋七月望長白鍾昌

序

道光己丑夏余交山陽潘子彥輔於京師讀其所著詩話若干卷作而嘆曰是書非潘子一人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必公之天下爰刊而布之並爲序曰詩教古矣詩話盛於後世大率騁其私見不推原古昔聖賢立教之本義其最下者乃敢用私意以阿其平昔繫援徵逐之徒而詩益不可問今潘子之書以三百篇爲根本以孔門之言詩爲準則揚扢列代迄勝國而止近世門戶聲氣之習鉏而去之可謂公矣抑吾更有感

焉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是故人心正而詩教昌詩教昌而世運泰浮靡慆僻纖淫之詩作而人心世運且受其儆今潘子之書必求合於温柔敦厚與觀羣怨之旨是古今遭會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特假潘子之手以書之云爾潘子旣不得私爲一家言余交潘子久於其言深有取焉亦非余之阿潘子也天下之公言當與天下共傳之謹述列布之意以質之天下之知言者

道光丙申三月旣望歙徐寶善

養一齋詩話卷一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詩言志思無邪詩之能事畢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懼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已之私也雖然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詩物之不齊也言志無邪之旨權度也權度立而物之輕重長短不得遁矣言志無邪之旨立而詩之美惡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詩亦簡而易明者矣

言志者必自得無邪者不爲人是故古人之詩本之於

性天養之以經籍內無怵迫苟且之心外無奔張淺躁之狀天地之間風雲日月人情物態無往非吾詩之所自出與之賁輸於無窮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之說也不爲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爲人則不復學詩揣嘗之先祇求勝人多作之後遂思傳世雖久而成集閱之幾無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嘗學詩也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餖飣考古之製窮工極巧瀰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詡能手誦者稱國工名家不能埽除餘子倚爲活計

紛紛籍籍皆孔子所謂爲人者也此烏得有自得之二時使人一唱三歎諷詠不窮哉雖有自得出自得聖學也學詩必要講聖不迂則僧曰了知詩宜辨雅俗亦自知之曰知之則無疑予言之迂且僧也夫所謂雅者非第詞之雅馴而已其作此詩之出必脫弃勢利而後謂之雅也今種種闒靡嬲姸之詩皆趨勢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詞縱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則詞亦不能掩矣不雅出於爲人而不自得然則予欲晝雅俗之界否爲已自得之說又何從辨之三百篇漢人之詩委巷婦孺亦

厠其中彼豈嘗探討聖學者特其詩不爲人而自得故足傳誦耳予如此求之則知予非好作頭巾語矣不審乎此而猥欲時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門戶無志無識終於爲詩焉耳

仕而不知爲人學而不知爲已本是通病何責於詩即以詩論此病亦不起於一時西晉以降陸機謝靈運顏延年輩業已鬬靡騁妍求悅人而無真氣一千五百年來相沿相襲雖有超世復古之士不能盡滌悅人之念則亦不能盡洗鬬靡騁妍之詩而又何慨焉然雖傳之

愈久則正之愈難正之愈難則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發憤抒詞甘受人之笑罵而不顧也

阿諛誹謗戲謔淫蕩夸詐邪誕之詩作而詩教熄故理語不必入詩中詩境不可出理外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禪宗之餘唾非風雅之正傳

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已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不學三百篇則雖赫然成家要之纖瑣摹擬餖飣淺盡而已

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漢唐人不盡學三百篇然
其至高之作必與三百篇之神理意境闇合而後可以
感人而傳誦至今夫才高者尚可闇合而何不可學之
有哉東坡先生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
折盡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僕射如父兄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也王
濟之曰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
之感唐人詩尚有此意如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
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

興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風人之旨愚謂此類甚多皆
三百篇可學之證也
後世詩學之卑或由見詩太少或由見詩太多少見不
足論多見亦是病痛者蓋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纍
纍半屬浮花浪蕊而士之學詩以爭名者尤必多取時
世能手之詩勸勸觀法故詩名愈速而詩格乃愈卑宋
人詩曰男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博書之博無救於品之
庸況博讀時人之詩哉亦相率爲庸而已矣
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

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其詩不得而怨之故以
詩而論則阮籍之詠懷未離於古陳子昂之感遇且居
然能復古也以人而論則籍之爲司馬昭而作勸晉王
牋子昂之論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旣
爲小人之詩則皆宜斥之爲不足道而後世猶贊之誦
之者不以人廢言也夫不以人廢言者謂操治世之權
廣聽言之路非謂學其言語也籍與子昂誠工於言語
者學之則亦過矣況吾嘗取籍詠懷八十二首子昂感
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終歸於黃老無爲而已其言廓

而無稽其意奧而不明蓋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達也論其詩之體則高拔於俗流論其詩之義則浸淫於隱怪聽其存亡於天地之間可矣讚之誦之毋乃崇奉憸人而奬飾詖辭乎宋人論詩每以陶阮並稱不知陶之天機自運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詩也阮之荒唐隱謠紕爲避禍起見小人之詩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樸直何論陶彭澤哉元人云論功若取平吳例合把黃金鑄子昂者亦誤也唐之復古者始於張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與曲江先後不遠子昂感遇之詩拔之無實理

曲江感遇之詩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復古之功歸子昂哉或謂昌黎稱唐之文章子昂李杜並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冬到金華山觀云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陳拾遺故宅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並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杜公尊子昂詩至以騷雅忠義目之子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於武氏者也其爲唐之不人無疑也

其詩雖能掃江左之遺習而諷諫施諸篡逆焉得與曲江側觀之杜韓之推許許其才耳吾不謂其才之劣也君爲千秋詩教定衡吾不妨與杜韓與王元美云孔雀雖有毒不掩其文章謂嚴嵩也究竟令人誰肯讀嚴嵩詩者於嚴嵩則嚴之而寬篡逆之阮籍陳子昂此人之愼也不明辨則詩教在聖教之外而才士一門遂爲小人之逋逃藪害豈小哉

余因論阮籍陳子昂而有觸於宋之王安石安石詩亦北宋名家也然安石有六大罪而崇信釋氏猶不與焉

欺君一也蠹國二也病民三也用小人四也逐君子五也侮聖經六也恭合唐虞之共驩春秋時之少正卯而一之此舜孔之所必誅而宋人以之配享孔子不獨欺當時並能欺後世信乎小人之傑魁百代所罕見也爱其文詞而學之則不惡不仁者矣亦人之僨也

詩無工拙朱子言之矣蓋有工拙乃詩之衰也三代兩漢之世人唯無作作則未有不工者性情學問陶冶深矣故善讀書者無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詩亦愈衰嗚呼人才之不

遠古悉由於此豈獨詩之衰也

李杜不選詩至姚合殷璠等乃爲之唐人不著詩話至宋人乃盛爲之此可以悟詩之升降陸務觀示子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至哉言乎可以埽盡一切詩話矣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而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離騷恐尚非頂𩕳上作來也然訾滄浪者謂其專以妙悟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

人率以議論爲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尙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雖然以妙悟言詩猶之可也以禪言詩則不可詩乃人生日用中事禪何爲者此則文士好佛之結習非言詩之弊也晚宋詩人遂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爲七絶首句互相賡和纍纍不休明人亦復效顰斯愈異矣

新城尙書不處滄浪之時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談合滄浪之旨又以滄浪詩話與鍾嶸司空圖詩品

徐禎卿談藝錄一例服膺皆不甚當嶸之品評顛倒前人多已論及表聖廿四詩品今古膾炙然文詞致佳而名目瑣碎高古疏野曠達清奇超詣亦大槩相似耳談藝錄推本性情頗敦古誼然謂樂府與詩殊塗是不知三代以上詩樂表裏之旨謂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識子建也此處轉識鍾嶸見地嶸謂孔門用詩陳思入室雖推挹微過然子建眞風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則無媲美之人也

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垞確士所著

不講是猶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可無論矣獨石洲詩話一書引證該博又無隨園佻纖之失信從者多予竊有惑焉不敢不商推以質後之君子其書亦推張曲江爲復古李杜稱冠冕杜可直接六經而酷好蘇詩以之導引後進謂學詩祇此一途雖根本忠愛李杜詩必不可學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勢如亂縣夫蘇詩非不雄觀百世而杜詩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詩也今望而生怖謂不如蘇之蹊徑易尋則是避難

就易之私心猶書家之有側鋒任筆之有捷徑自爲之可耳豈所以覛天下也又謂五言詩自蘇黄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夫蘇黄之詩標新領異旁見側出原令人目眩心搖然久於其中竟謂舉世之人舍此斷無出路何其輕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爲詩則詩之爲物累人心術亦甚矣尤可異者偏愛蘇詩並以遺山論詩絕句中攻蘇之作亦傅會爲愛蘇之論也如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祗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

流郡是誰此首明以滄海横流責蘇而石洲以爲遺山
自慨身世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眞那計愛纖塵蘇門果
有忠臣在肯放蘇詩百態新此首明言蘇門無忠直之
言故致坡詩競出新態而石洲以爲收足論蘇之旨郎
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意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
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此首明言
歐梅甫能復古而元祐蘇黃諸人次第變古學元祐者
廢金陵尤可廢歐梅則必不可而石洲以爲迴字乃坡
公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何嘗有

人欲擬歐梅此可得文章風會氣脈凡石洲所解皆與遺山本詩義理逈不入脈絡絕不貫不知何以下筆蓋旣爲偏好蘇詩所蔽而又不敢貶駁遺山故於無可解說處亦强爲傅會遂使人覺之茫然耳且遺山貶蘇如此而石洲猶以爲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屢擧此語以敎人古人有知豈不爲遺山所笑且石洲於蘇詩亦未得其奧也蘇之名作甚多而石洲擧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二語謂足盡全集之妙此非論詩直表章禪學矣又擧始知眞放本精微一語謂可

作全集總評亦祇機而已與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輩多賞之石洲悲落葉山猶賞其結句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爲言外有神韻故作奇論自建一幟耳昔漁洋謂東坡七律不可學石洲斥其非通論是言各體均宜學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論詩家亦多可疑如謂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識太白謂白樂天爲似陶詒遺山陶爲居之白樂天語不知陶乃達人天機白乃家人瑣語高簡平鋪絕不相侔也又謂長恨歌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後來欲復古者實强作解事夫

以長恨歌之冶蕩纖弱祇合與歌伎讀者而目爲豪傑自流濫於此遂可以人之復古爲多事耶又謂小杜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開寶後百餘年無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夾小杜二詩洵晚唐佳語何推尊至此又謂長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騷賦下視東野如蚓竅蒼蠅彌顛倒不惬人意又謂茶山詩優於放翁后山詩無可回味處矜茶山清轉處約畧似蘇喜蘇之快辯自不知隳之彎轎也總之嫡七子學唐太似之病必然師法蘇

黄此論竹垞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與之為偏好所蔽耳雖詩教廣大各明一義亦無不可然心目之間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揚前哲若自甘偏錮遂斥中聲震其大名從之而靡不能不為所累也夫以蘇之豪於詩而倡言學之者猶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論詩者誠不可不慎於言矣

蘇穎濱謂坡律詩最戒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諧古詩用韻必須偶數此皆坡詩極瑣處何必舉以示人又謂魯直詩勝聖俞亦不然梅詩已造平澹論其品實出黃

上文謂讀書當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夫文詩皆末也何有軒輊且語本過之亦非過之意然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匝余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尋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貴也此二則實有心得可以垂訓後來

劉貢得漢西春水穀紋生句晏同叔謂作生熟之生解乃徙予思之不得其義殆宋人鍊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齒而不明並以此忖度唐賢嫩趙昌父謂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鍊字之法傳卽以詩爲學之一端

也

葛稚川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剴切之論也顧使後代爲詩必刺過失則大將干誹謗之咎小亦招輕薄之譏非忠厚明哲之士所肯爲也然葛氏所謂純虛譽者獨不可恥乎使葛氏見唐人紛紛祈請之作更不知若何太息矣

學詩當先求六義唐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故韻味迥殊

楊誠齋愛講翻案法稱東坡與君蓋亦不須傾有轍不

使安用蒲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諸句以爲詩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詩生氣噴湧可垂雅不在此然誠齋嘗言古人之詩天也今人之詩人焉而已此二語包孕千古不似講襯絫法者

蘇黃並稱其實相反蘇豪宕縱橫而傷於率易黃勁直沈著而苦於生疏朱子云黃詩費安排良然然黃之深入處蘇亦不能到也

學齋佔畢云魯直次東坡韻曰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矣而實

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鄶雖小尙有四篇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魯直又嘗謂坡以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語也予謂此說魯直不甚服坡詩可也謂其曹鄶楚之喻暗含譏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與魯直爲人不類蓋曹鄶楚云云自就詩之氣象言耳謂以此自負而刺坡則楚騷亦不易到而魯直不時之詩豈真能與國風抗衡而敢以之自負哉以晚近文人相輕之心測度古賢予不以爲然

郊島並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並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論詩至此壓胎造化矣寒乎哉東坡云要當鬭僧清未足當韓豪不足令東野心服遺山去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抑又甚矣

每讀東野詩至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短松鶴不巢高石雲不棲君今瀟湘去意與雲鶴齊江與湖相通二水洗高空定知一日帆使得千里風天台山最高動蠋赤城霞何以靜雙目埽山除

妄栽靈境物皆直萬松無一斜諸句頓覺心境空闊哉緣退聽豈可以寒儉目之惟秋懷諸作如老泣無涕洟秋露爲滴瀝秋深月清苦蟲老聲麤疏眞有槩意然不可以概全集也其送別崔寅亮云天地惟一氣用之自偏頗憂人成苦吟達士爲高歌詞意圓到豈專於愁苦者哉

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東坡云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知此詩之妙東坡不喜東野詩而獨喜此二句異矣此二句乃幽僻而不中理者東野集中

最下之句也

近人好看白詩乃學其率易之至者試隨意舉其五律如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松灣隨棹月桃浦落船花雨埋釣舟小風颺酒旗斜早梅迎夏結殘絮送春飛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江閭管絃急樓明燈火高近海江彌闊迎秋夜更長擊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暝色投烟鳥秋聲帶雨荷山明虹半出松闇鶴雙歸此例一二十句皆靈機內運煅煉自然何等愼重落筆專以率易爲白之派派者試參之

詩有一字訣曰厚偶詠唐人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鴻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便覺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說到夢見關塞託征鴻問消息便了所以爲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

樂天稱夢得爲詩豪又謂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予讀其集唯律絕過人古詩三卷風格卑弱雅不足稱作者尤詫其讀張曲江集詩序譏放臣不與善地以致斃翼無似終爲餒魂快心失恕陰謫最大詆詞亦乖矣蓋夢得身爲逐臣心嫌時宰故以曲江爲詞實借指刺今

也然意取諷時而遂横虐先臣加之醜詆非敦厚君子所宜出矣其游桃源一百韻略從陶公詩記引來中間瞿氏子一段乃别有稱述後半自言仕進遷謫之事皆不甚附題不過求退居學長生而已其詩鋪寫宏富詞意華美略與元伯長律相似吾不知樂天豈要得詩而極稱之者此等詩耶抑第美其律絶耶

吾於宋人詩話嚴羽之外祗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爲中的其論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

以增而詩人之本旨埽地盡矣又云詩含不盡之意用事押韻何足道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偉哉論乎前此所未有也然其言亦時有小疵如謂韻有不可及者子建是也此已不甚確又謂劉夢得有高韻語更不解所云然則詩話不易爲也

朱子論詩謂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欲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

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愚按詩之源流得失實盡此數十言之中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詩不學而亦能之必不得已遵朱子此論而採摘精審專一沈潛厭乎其不悖於聖人之詩教而足爲能詩之士矣

滄浪論詩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此入門第一義自不盡俗自如盡俗何以不朽俗盡必朽者也

杜詩亦多應酬之作如贈翰林張學士故武衛將軍挽詞奉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等詩是也既無精義而健羨榮華悲嗟窮老篇篇一律有何特殊挽武夫而不著姓名尤無關係殆不得已而爲之者學者一概效爲雅縋則識卑而氣短不足成章矣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此小家之尤劣者能謂杜詩一概佳耶

杜詩一首之中好醜雜陳至天地懸隔者莫如四更山吐月一首此二起句高深清渾筆有化工第三句則曰塵匣元開鏡直兒童語矣第四語風簾自上鉤則又傷拔自如卽目得景不可思議也五六兔應憐鶴髮蟬亦戀貂裘又係卑格收云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夫姮娥之寡不奈寒何斟酌之有斟酌二字下得癡重可笑豈非好醜相懸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杜之拙處在此其高出千古處亦在此非醜拙之不可及蓋題無巨細句無妍媸一派滚出所以為江河力量也若著意修飾使

之可人則近人之作耳

古柏行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仇滄柱本置在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上謂當以贊語接住不知君臣樹木二語緊接黛色句來方有指點神理雲來月出下忽接際會愛惜意轉不相貫矣且巫峽雪山云云非稱蜀地渲染特隨意興到唱歎耳憶昨路遶錦亭東一接正從蜀地遊歷生出與巫峽雪山若斷若續爾見蛛絲馬跡之妙那可倒之顛之耶大抵古人之詩接續處正不可不留意知仇本之誤乃悟古人

佳處是在善讀者

古柏行名語猶縱人多愛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諸句感慨激昂獨有千古獨劉須溪服膺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兩語以爲詩之元氣良然然予謂此二語之佳亦用上二句生出耳上二句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凛凛孤高多烈風正是扶持二語根子言孤高則多阨於烈風所謂險途難壽皎皎易汙也以扶持二語陡然拍合覺議論旣有開合而理足氣壯勝醒迷人不少君

不根原落落二句徒贊嘆扶持正直等字直癡儒好作大話耳豈詩人之長於諷諭哉

六朝兩名士一陸機一謝靈運其詩皆晉之所不喜蓋真性爲詞氣所役不得觀其人而知其品之外矣

解了西曰三謝詩至元暉語益工趙師秀謂元暉詩變有唐風皆謂元暉勝於康樂不知康樂之學以排琛耳鍾嶸鄙其爲蕪詞累而登諸上品何也寧取元暉不取康樂元暉之儁快與鮑明遠之逸氣可稱六朝健者

鍾伯敬云孟襄陽詩易爲淺薄者藏拙此語令人憮然

其實淺薄者萬萬不能爲孟襄陽詩也爲人所欺仍觀者之淺薄耳東坡謂襄陽詩韻高而才短非東坡不敢開此口然東坡詩病亦只一句盡才高而韻短與襄陽恰相反也

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摘出如右丞相送臨高臺吹簫凝極浦太白天下傷心處剗却君山好漲水明秋月少陵萬國尚防寇春來萬里客襄陽移舟泊煙渚蘇州獨鳥下高樹隨州日暮君山遠劉方平夢裏君王近耿湋返照入閭巷金昌

緒打起黃鶯兒柳州九層鳴巳晚香山珠箔籠寒月義山向晚意不適致光纔祭生春寒以及劉采春囉嗊曲等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至七絕中遺漏尤多於賀監之少小離家太白之舊苑荒臺李白乘舟楊花落盡龍標采蓮曲少陵贈花卿等指不勝屈且既譏唐人絕何人北入臣是親家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皆日如何下筆後人如何竟傳而又選近來將世擬先從好染髭鬚事後生三十年前此院遊妃子偷尋阿鵲湯等作何也清平調原非太白佳處然神氣飄逸自亦過

非中晚人所能摹襲漁洋選中晚宮詞纍纍盈幅而刪此三章舍天姿而取脂粉又何也王建宮詞百首雅正而有餘地者甚希選至廿四首猶嫌其濫然延之宮詞意境不高尚非苟作至羅虬比紅兒詩王渙惆悵詞複意衍詞冗幷甚突直鑿截入又何也

劉須溪鍾伯敬論詩各有獨造各有偏見皆非大著眼孔者劉病泣酸鍾病幽異劉頭巾氣鍾鬼怪氣

輞川唱和須溪論王優於裴漁洋論裴王勁敵吾以須溪之言爲允

漁洋謂左司五絕源出右丞加以古澹愚按左司古澹清麗詩源自出魏晉非出右丞其年代不甚在右丞後詩之古澹本與右丞相似非加以古澹也古澹由氣骨豈由加增而得者耶

王孟儲韋柳五家相似乎嘗鈔陶詩而以五家五言古詩附之類聚之義也然五家亦自有高下蓋王實體兼衆妙孟韋七古歌行似未留意耳若孟韋並衡斷難軒輊儲詩樸而未厚柳詩淡而未腴當出孟韋下

盛唐中常徵君王龍標劉眘虛五言古詩亦有一段清

趣古音蓋陶之支派也陶之衣被遠矣

養一齋詩話卷二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昌黎詩有鬬勝之意東坡詩有游戲之意皆非古昔而昌黎古於東坡者昌黎讀書精于東坡故也第鬬勝之意迫游戲之意閒故時人覺昌黎詩不如東坡之妙

漢魏詩似賦晉詩似道德論宋齊以下似四六駢體唐詩則詞賦駢體兼之宋詩似策論南宋人詩似語錄元詩似詞明詩似八股時文風氣所趨雖天地亦因乎人而況於文章之士哉

陶公曰黃唐莫逮慨獨在予杜公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契有此等襟抱詩乃爲千古之冠然又非好作褒衣大袑諸者所能彷彿也文章之道傳眞不傳僞亦觀其平日胸次行止爲何如耳

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迹象如王龍標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詮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詰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咏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聲之神不詮冊

門句矣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起句便含是勸酒之神
不至吳姬勸酒句矣盧綸林暗草驚風起句便含是黑
夜射虎之神不至將軍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詩者無不
知此妙低手遇題乃竊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
明人用致堯詩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聶
極愛之不知乃出孟襄陽臥聽海潮轉起視江月斜直
剝全句愈見原本之簡而妙也
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如楊柳風多潮
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杜荀鶴以

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愿撥不如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艷入骨也風暖二句尤在殘星二句下

吾於六朝八極服膺陶之古詩鮑之樂府盛控漢魏之統開有唐之派者止此其餘非無能者皆出二公下

唐人除李青蓮之外五絕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絕第一其王龍標乎右丞以淡淡而至濃龍標以濃濃而至淡皆聖手也

龍標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

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聶只愛其雄健不知其用意深至殊不易測蓋識主將於日昏之時始出轅門而前鋒已夜戰而擒大敵也較中唐人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二語渾成多來粗中入關之道以爲雄快之凱歌而已者未嘗於日昏夜戰半捲生擒等字痛下兩眼看也

龍標青樓曲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遥見飛塵入建章馳道楊花满御溝新妝漫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壻朝回初拜侯予初不甚愜意讀之數周撫几嘆曰此國風之遺也彼其之

子三百亦莆其此之謂歟客曰何以知之曰此詩二首極寫富貴景色絕無貶詞而均從樓頭小婦眼中看出則一種佻達之狀躍躍紙上而彼時沓淫之失武事之輕田獵之荒爵賞之濫無不一一從言外會得眞絕調也第二首起句云馳道楊花滿御溝此郎南山薈蔚景象寫來恰極天然無迹昌黎詩云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絮飛便嚼破無全味矣

龍標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與晚唐人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猶繞御簾飛似一副言語而厚薄

遠近大有殊觀惟深於古詩者乃然吾言耳
門人陸夔月欲學詩請法於予予手書少陵細草微風
岸江上日多雨二律示之曰此二篇近人以爲佳詩耳
深觀之乃知少陵詩外有事在也名豈文章著此語道
不得不知詩本官應老病休此語道不得不知詩教至
勲業頻看鏡二語命意高渾一唱三歎言外有神既非
詞人描頭畫角者所能窺其奥祕亦非胸無實蘊者抑
鬱感慨之粗詞也詩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詩進一分耳
於詩求之豈有入門之理哉予故書此二詩以昭作詩

而求諸詩者之過

子建不知愛君戀闕報國奮身詩必不能出七子之上

淵明不知潔身植行安命樂天詩必不能出六代之上

子美之於五倫皆極肫摯動鬼神不獨一飯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還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詩爲小技三家之中人愛子建者希蓋古音之亡久矣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遠觀其答楊德祖書不以翰墨爲勛績詞賦爲君子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仁心勁氣都可想見卽洛神一賦亦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其賦以

朝京師還濟洛川入手以潛處於太陰寄心於君王收場情詞亦至易見矣蓋魏文性殘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殘謗而多哀懼故形於詩者非一而此亦其類也首陳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繼以狐疑爲憂終以交結爲願豈非詩人諷託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賦者何以闌入甄后一事致使忠愛之苦心誣爲禽獸之惡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予久持此論後見近人張君若需題陳思王墓詩云白馬詩篇悲逐客驚鴻詞賦比湘君卓識鴻議讐論一空極快事也

子桓日夜欲殺其弟而子建乃敢爲感甄賦乎甄死子桓乃又以枕賜其弟乎揆之情事斷無此理義山則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曰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又曰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爲君王殺灌均又曰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又曰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文人輕薄不顧事之有無作此謂語而又喋喋不已眞可痛恨作詩者所當力戒也

白傅詩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又曰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如此作宮怨詩塡數十

百言不得盡矣然猶愈於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者蓋白詩止是一淺字含情二語求深而得纖幾於不成言語學詩者循此爲詩心源中無一條正路矣

龍標朝來曲云日昃鳴珂動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看似細寫嬌癡之狀不知用意全在日昃二字此所謂俾晝作夜者也玩渠運意何其渾然豈中晚人所能窺見

龍標題僧房云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相傳以爲高

絕不知此二語業已說破且與香等字究屬子虛未關清境余只愛其上二句云椶櫚花滿院苔蘚入閒房詞可與清晨入古寺數語把臂入林耳

謝客詩無累寡情處甚多池塘生春草句自謂有神助非吾語良然蓋其一生作得此等自在之句殊甚稀耳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彼安能擬然池塘生春草句則庶幾矣

池塘生春草句葉石林以爲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

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以爲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以爲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以爲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金源王若虛則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與鄙意暗同然則謝公此句論之者凡六家祇王李之見相似愚舊論適與張尚書暗合王李終不免以奇求之耳若權文公謂池塘二句託

諷深趣以池塘潛泳之地而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記一蟲鳴則一候今日變鳴禽者時候變也穿鑿太甚亦不足辯矣

又黄陶菴云池塘生春草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於池塘草生則臥痾前所未見者其時節流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以必就句中求之也陶菴此解與田氏承君之意近似而不同蓋專

賞其章法也然此等章法眞淺淺易曉無足爲貴謝客自矜神到斷不在此

老杜北征詩見耶背面啼王若虛謂耶當爲爺字之誤蓋以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孃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此說亦太滯矣耶固方言然北征中間叙述家庭瑣屑如嘔泄臥數日瘦妻面復光問事競挽鬚等句何嘗援據經典而獨疑耶字之破體也且見耶背面啼正小兒久別情景換一爺字情事全然繆戾不止於晦悶而已甚矣古人之作不可妄易一字也如哀江頭詩一笑正

堅雙飛翼或改作箭字不知箭字已括入上句仰射二字中此句一笑二字別含情緒也深淺曲直奚啻天淵可發勤筆耶

陸生仲疇喜爲詩弱冠得四五卷皆清光滿紙予走筆爲詩話十則以遺之曰詩有三境學詩亦有三境先取清通次宜警鍊終尚自然詩之三境也先愛敏捷次必艱苦終歸大適學詩之三境也夫鍊意鍊氣鍊格鍊詞皆鍊也近人專以鍊字爲詩旣求小巧必入魔障而一味高言者未講磨鍊遽希自然彼詡神來吾嫌手滑耳

詩第一法不苟作而已名家集中無題遣興諸作不可枚舉然明璫玉佩實託喻夫君臣燕雀桑麻仍自抒其蘊蓄若脂粉媟褻究非正始之音鄉里瑣言何與風人之旨此而不辨偏處迷塗　詩理性情者也理尚清眞詞須本色若金閨之彥結念山林蓬戶之儒侈言經濟情詞僞妄夫何取焉然循分無譏而擇言貴雅使身拖紫綬但夸閥閱高華影對青燈頻訴飢寒憔悴志不廣大君子亦笑之矣況夫屈壯盛之歲誦聖賢之書以悲涼則非時以怨尤則非理而乃欝伊善感侘傺無聊

探之進德養福之方殆均無當歟斯義也在讀書則為變化氣質之良箴在譚詩亦為陶冶性靈之妙法非參俗諦非惑讖祥僕郎恨入業已悔其少作士界有志均宜宏此遠謨　尚性情者無質腹榮學問者乏靈心論甘忌辛詩教弱以不振必當和為一味乃非離之兩傷

陳勾山先生云學詩宜先學七古僕云七古之後即當繼學五律蓋七古詞瀾筆陣排宕縱橫楞腹短才萬難施手故宜從事於此以覘學力五律章法遙化對仗精工結搆之嚴一字不苟復宜從事於此以定準繩此

郎可與適道可與立之義例也二體旣工詩思過半至七律尤健於五律五古尤高於七古非具眞氣大力者往往難之精義行權深造之士勉焉可也　七言絕句易作難精盛唐之興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議論塗有遠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音乃得環中之妙利其短篇輕遽命筆名手亦將顚蹷初學愈騰笑聲五言絕句古雋尤難搦管半生望之生畏　長篇波瀾貴層疊尤貴陡變貫陡變尤貴自在總須能見其大不得瑣屑鋪陳短篇却要有千岩萬壑之勢此古風之大略也樂

府字函節拍全異古風須俟諷誦既多渢然心口始可偶一爲之不然神韻音節齟齬安排初則短長任我必來覔脛鶴頸之嫌繼則面目募人亦有優孟衣冠之誚

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陸云詩到無人愛處工誰彼非此皆成膠柱之瑟蓋少陵自言往境故其下接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放翁自敘成家故他處復云翦裁妙處非刀尺滙而觀之壯年都宜刻鍊老成乃得渾然蓋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作詩一道正與相反

古之傳者五字播其芬聲今之作者千篇儕於廢紙哲境不過廿處

不求甚苦甚甘乃饜飫解此中妙境難爲人言但取多多以爲觀美一寸靈臺究何樂哉

詩不可爲人強作必勃勃不可以已也而後爲之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此雖元白皮陸諸公爲之然皆爲人強作之一端也而

意興旣到惟所樂爲者却又宜全力與俱初定意格終研詞何如良醫診脈精神入微如法吏斷獄反覆勘問凡易悅而自足皆文章之大病也

劉夢得自稱其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謳李愬之美魏泰云吾不知此爲何等語

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泰云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吾山賈要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數句泰云皆常語也泰之獨得縣解不依傍前輩如此然介甫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此與俗子謎何異而泰以爲佳句何哉中有私好見地遂卑故無論作詩說詩皆以打掃心迪爲本含風二語葉石林亦稱之謂與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同妙不知細數落花二語稍近自然非鴨

綠鵝黄背帖字面生活也荆公又有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人以爲善徙事實并不成字句青川捫蝨坐黄鳥挾書眠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人皆以爲名語吾老死不能解也

楊大年詩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歐陽文忠賞之愚謂此亦玉溪生殺風景之一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六語委曲深痛文家真境萬不可移減一字者魏泰則云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愈工於前此以繁簡爲工拙者也陳詩誠緊悚然豈能謂李文之不逮哉文莊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乃各得之推簡者爲工則減字法成不刊典而文莊之妙晦而不出矣王右丞黃雲斷春色即士元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一語化作兩語何害爲佳必謂王係盛唐能以簡勝此猶人之觀也然李西涯猶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靑則爲簡字訣所誤者亦多矣

魏泰云楊察謫信州送者十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用十二故事如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璧嶰管清用事皆恰好此泰游戲之筆耶抑責以之論詩耶游戲則不足責論詩則止可以糊村中酒店壁耳人往往喜此等為新切又察與泰之唾餘也

六一詩話謂謝伯景之園林換葉梅初熟不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殊不謂然王胄薛道衡詩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人詩深秀如園林二語者又何少也必取佳詩而排擠之則

王薛二佳句又能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否耶此皆於無議論中尋議論之弊也魏泰遂謂伯景句意凡近不如王薛之峻潔可喜阿佞之談識者笑之

張文昌沒蕃故人詩云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語平澹而意沈痛可與李華其存其沒數語并駕陳陶無定河邊二語駢於李張而味似少減此等處難于言說悟者自悟

魏泰謂韋左司古詩勝律詩此語殊妄韋五律之清妙

都不讓五古七律如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
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假使陶元亮執
筆爲七律又何以過此
老杜詩法得其全者無一人若得其一節以名世者亦
有之矣唐之義山宋之山谷皆是也王若虛曰魯直雄
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夫
謂魯直學杜未幾可謂其與杜了無關涉不可若虛深
詆山谷歷數其東海得無寃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能
分漢家延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臥聽疏疏還密密起

看整整復斜斜等句是皆深中其病然其佳詩亦多何不一表章之也甚至謂荆公兩山排闥送青來讀之不覺其異山谷青州從事斬關來便令人駭愕等一怪論字句而山谷獨遭壓斥矣蓋山谷在北宋自成一家褒貶皆所不免至江西君子尊爲詩派初祖則將獨據壇坫爲一代之主持宜乎人滋不服而其詩遂爲集矢之地也

王若虛云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惟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此眞篤論又曰首二句論詩

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頸聯領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破題頷聯之說可也謂論事狀景必四句亦平衍無筆力之作也持論最難

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誠不佳然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亦瑣細而無味也王君虛謂二公之實當李西涯又謂其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爲意象超脫到人不到處此亦如昌歜羊棗之各有嗜好歟

門人蘇菴吾問雪詩何語爲佳予曰王右丞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語最渾然老杜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次之他如獨釣寒江雪門對寒流雪滿山童子開門雪滿松亦警於語言者蘇生笑曰獨遺陶詩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何也予曰此二語亦六朝人吐屬耳非陶公造極之言故不甚稱說然六朝人山明望松雪山寒微有雪二語高秀不羣唐人倉卒未易到也蘇生曰亂飄僧舍密洒歌樓誠俗格若歐公坡公荊公禁體尖叉諸亦善出奇者乎予笑而不答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斯其所以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歐公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王君虛曰歐公荆公之言適相反荆公之言天下之言也愚按前賢抑揚李杜議論不同累幅難盡歐公荆公特其一端耳要之論李杜不當論優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風教自昌黎不能不並尊李杜而永叔介甫欲作翻案殆亦不自量邪後此紛紛益無足計

山谷詩如不可一日無此君我醉欲眠君且去特偶及之魏泰遂謂其作詩好用南朝人語其詩静細雄深皆有之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與蘇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此豈局促一隅者所能道泰題其集云當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何其苛而不察也

山谷不喜集句笑為百家衣然於壽聖院快軒則集句詠之何也大抵文人多自蹈其所譏者不獨詩為然矣

陳履常謂東坡以詩為詞趙閑閑王從之輩均以為不

然稱其詞趣裒振靡當爲古今第一　愚謂王趙之徒推奉太過也何則以詩爲詞猶之以文爲詩也韓昌黎蘇眉山皆以文爲詩故詩筆健崛駿爽而終非本色以詩爲詞則其功過亦若是已矣雖然天下猶有以詩爲文以詞爲詩者以詩爲文六朝儷偶之文是也以詞爲詩晚唐元人之詩是也知以詩爲文以詞爲詩之失則知矯之者之爲健筆矣而所失究在於不如其分也夫太白以古爲律律不工而趣甚等倫溫李以律爲古古即工而半無真氣持此爲例則東坡之詩詞未能獨占古

今而亦埽除凡近者歟

辭達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東坡嘗拈此示人然以東坡詩文觀之其所謂達第取氣之滔滔流行能暢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謂達不止如是也盡達者理義心術人事物狀深微難見而辭能闡之斯謂之達達則天地萬物之性情可見矣此豈易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氣當之乎以其細者論之楊柳依依能達楊柳之性情者也蒹葭蒼蒼能達蒹葭之性情者也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達

之妙也三百篇以後之詩到此境者陶乎杜乎坡未盡逮也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古詩也上也珠簾暮捲西山雨律之古也次也桃花亂落如紅雨梨花一枝春帶雨詞之詩也下也

韋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范德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王貽上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巧朴之分也而時代之遠近寓焉矣

王若虛謂樂天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

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所能至甚矣若虛之誠甚易盡也樂天惟樂府開中人心歷劫不朽謂其他詩皆隨物賦形侔於元氣是老杜所不能篇篇盡然者樂天能之乎至長韻大篇句句順愜此惟村學小生初學詩法乃不能之耳豈絕技哉夫樂天長篇之病正坐語語順愜無一筆作逆勢以致平衍寡情豈可轉目爲擅長之地也且世人作詩將盡拈斷吟鬚悲鳴口吻者耶何其見一充滿順適者

遂驚喜不遺餘地至此

若虛雅服鄭厚評詩荆公蘇黃曾不比數獨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爲造化中一妙此亦誤也荆公詩本不足與蘇黃匹蘇黃與樂天東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蘇黃也至謂白如春鶯孟如秋蟲又不免低視二家而不能盡其美若白如平湖春漲孟如峭石秋晴庶幾近之耳且若虛嘗推東坡爲文中之龍謂其理妙萬物氣吞九州今又取春鶯秋蟲而極贊之轉以龍爲不足比數何哉

王若虛謂古之詩人詞達理順未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便是不及古人處然老杜不嘗云爲人興僻耽佳句佳句法如何乎未有以句法繩人者亦矯枉過正之論也大抵句法非詩之全體亦不可廢即若虛所謂詞達理順者不研句法又何以能之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品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王若虛云坡公決無是論允矣然若虛所引坡評谷詩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多食亦動風發氣者予亦未之敢信也予嘗謂魯直詩如塞馬未馴高蹄

峻耳迴立生風而乘之不能曲折隨意與蛸蜂江瑤柱何涉哉曾直詩如其字自以氣骨勝非以格韻勝者坡兩評皆不的烏可疑其一信其一也又按東坡嘗論曾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堪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不適用而不爲無補此論最的若虛何不引之若虛又謂老杜詩如典謨東坡詩如孟子曾直詩如法言亦非的語老杜雖渾厚與典謨終不似其仁心爲質反覆痛快謂其或似孟子可也東坡詩或似莊子曾直詩或似韓非子法言何足道若虛謂其似法

高鄙其無一句真詩耳過矣